

■ 图片故事

多彩的手

□ 阎仁厚 文 / 图

记忆中，母亲有一双神奇的手——它会变色呢。

母亲的手，有时候是绿色的。儿时，家里贫困，一到开学时节，我们姐弟三人的学费着实让父母头疼。父亲叹息说，让一个娃娃别上学了，家里负担会轻一点。母亲不同意。

春天里她从别人家赊来一头猪崽，笑盈盈地告诉我们：“来年的学费就指望它了。”田野里的野草开始泛绿，母亲就踩着露水去拔猪草了。小草用铲子铲，高一点的就用手拔，一把把、一筐筐的猪草进了猪崽的肚子。当小猪迎着风呼呼长高的时候，母亲的手掌上，浸着一层乌沉沉的油彩，散发出青草的苦涩味道。

来年，我们的学费有了着落，母亲的手，却像草一样绿了很长时间。

母亲的手，有时候是黑色的。每当秋天家乡的青皮核桃下来的时候，母亲就帮人家去核桃



的青皮。核桃山一样堆在脚下，母亲先用棍子和榔头敲掉大块的青皮，再用铁刷子、牙刷蘸水刷去那些残存的青皮。起初她还戴着手套，后来索性徒手干活。很快她的手被染成了焦黄，继而褐

色，最终漆黑一片。

姐姐曾劝母亲戴上手套，黑手多难看啊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傻闺女，谁不爱干净，可戴上手套出活太慢啊！”

母亲的手，有时候是赤红

色的。

每年的腊月，都是村子里婚嫁的高峰期，母亲经常去帮厨。在家乡的喜宴上，少不了吃一碗臊子面。母亲常围在大铁锅旁，下面、捞面、浇汤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她的前面，是雾气腾腾的热锅，背后却是凛冽的寒风。她的手，在热气蒸腾中变得通红，一旦受了冷，像极了冻得透明的红萝卜。

我心疼母亲，给她出主意：你也偷个懒嘛，不要老在热锅前忙碌。母亲瞪了我一眼：“人家看得起你，才请你帮忙；应了别人的事情，就要干好，溜奸耍滑可要不得——再说你老娘就这点本事，技术含量高又轻松的活干不了啊。”

母亲的手，仿佛有着魔法，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。不变的，是它一直没有停歇过，母亲用它的粗糙、厚重、坚韧，打造属于自己的、也属于儿女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我惊奇地发现：我

也拥有一双神奇的手——它也会变色。

我的手，有时是黑色的，那是它泡在机油里的结果；有时是红色的，那是它在高温环境里干活的缘故；有时是白色的，那是它长时间泡在水里劳动的后遗症……

我很纳闷，我什么时候有了和母亲一样的手呢？是在和母亲一道拔猪草的时候，还是在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摆弄机械设备的时候？我说不清，但一定是在那些劳碌的时光里，我从父辈那里，继承了一双多彩的手。

其实对于平凡的劳动者来说，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，不管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工厂里，不管是手握锄头还是敲击键盘，谁没有一双会变魔法的手呢！我们用它来劳动，用它来创造，用它来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，也用它把我们的爱和责任手把手地传递给下一代。

■ 独家连载

■ 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(小说)

□ 关明

序章一

“新中国需要一座兵工厂，也需要一位兵器专家。”
——宣大业用手枪顶着吴鼎和说。

七十年前，渡江战役前夕。江南兵工厂厂长吴鼎和坐在大班台后，眉头紧锁。他的面前放着一纸手令：“共军渡江在即，江南危在旦夕。兵工厂系党国重器，宁为玉碎，不可资敌；吴鼎和为党国干城，身担重任，万勿久留。望立刻行动，炸毁机器、厂房、成品，即率部众转进台湾，再图光复。此令。兵工署长 俞大维。”

此时，厂内各车间、库房等处炸药已经安装完毕，只等着他签字引爆。他拿起笔，正要签下自己的名字，抬头又看到对面的墙上——这也是他的老师俞大维手书，是在他从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归来，到江南兵工厂上任时亲手所赠。转念间，他又把笔放下，埋下头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。

门开了，耳边传来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声音：“吴厂长，别来无恙？”

吴鼎和抬头看到来人，惊得手中的笔都掉到了地下。“宣大业，怎么是你？”

宣大业摘下帽子，露出一个

谜之微笑：“很意外吗？”

吴鼎和说：“在我们的报纸上，你至少已经被打死三回了。”

宣大业说：“你还相信你们的报纸吗？”

吴鼎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！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还敢来找死？”

宣大业哈哈一笑，抬高了嗓门说：“我当然知道。吴厂长，我不是来找死，而是来给你指一条生路。”

吴鼎和痛苦地说：“宣大业，当年我念乡谊，把你带出来做工，结果你在这厂里闹工潮，被军统捉了去。如果不是我保你出来，怕是你早就没命了。”

宣大业说：“正因为当年你救了我一命，所以今天我赶来，也要救你一命。”

吴鼎和说：“谢你好意，我的命，不劳你费心了，去台湾的飞机现在就停在城外，随时令令起飞。我知道你远来有意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的！”

宣大业说：“你明白我来意就好，咱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军渡江在即，江南很快就要解放了。我奉刘伯承将军命令，给你捎句话，新生的人民政府，需要一座兵工厂，也需要一位兵器专家。”

吴鼎和说：“恕难应承。我多年受党国俸禄，不能违抗上峰命令。”

宣大业说：“我认为，你首先是个中国人。这是我之所以敢来这里的底气所在。”

吴鼎和说：“但是，我们现在在毕竟各为其主。我再最后顾念一次乡谊，你赶紧走吧！否则明天的报纸上，会出现共军匪首宣大业被活捉的新闻，这次可是真的。”

宣大业说：“我怎么觉得，这样的新闻你们永远写不出来。”

说着，宣大业掏出一支手枪，顶在了吴鼎和的头上：“我命令你，现在宣布起义。”

吴鼎和冷笑一声说：“现在这里是我的地盘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门外会冲进来六名警卫。”

宣大业说：“你向窗外看看，才知道究竟是谁的地盘，只要我喊一声，楼下会冲进来六百工人。”

吴鼎和望着窗外黑压压的人群，垂头丧气地说：“这，还是那年闹罢工时的场景……”

吴鼎和知道大势已去，走上阳台对着楼下的工人们大声说道：“现在，我——江南兵工厂厂长吴鼎和，正式宣布起义！各位工友，马上各回岗位，迅速拆除炸药，保护厂房设备，准备迎接解放！”

宣大业在他背后说：“我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。”

吴鼎和说：“搞工运，还是贵党厉害！”

(连载1)

名字的变迁

□ 韦耀武

我一向喜欢研究人的名字，见到好的名字就像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，心里总是欢喜。一见，也就记住了。一个名字后面，必有一个家庭的影子，也有时代的印记。

我常为自己的名字庸俗不堪而烦恼：韦耀武，这名字咋听也听不出一丝“文化”的气息来，倒是我偏偏喜欢文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雪花纷飞的一个晚上，劳作了一天的父亲拖着疲惫的双腿回来了，他刚一迈进门，就听到了我第一声响亮的啼哭。父亲给我取名“耀武”，意在我少习文多习武，现在看来我终究是违了父亲的初衷。

那时候缺衣少食，医疗条件差，孩子夭折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怕孩子难养，故意把名字取得十分低贱，以示命同草芥，顽强易活。因此狗儿、猫儿的名字在农村极其常见。幸而这些都是乳名，到龄入学，就会有个“学名”。起“学名”大有讲究，那时候穷，名字里面就爱加个“金”，搭个“银”，或配个“富”，金贵、银花、传富、财宝等名字，俯拾皆是。名字代表着一种寄托，一种缺乏，一种向往。

那时的名字三个字的居多，因为取名要论辈分，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就代表着“辈”，祖父那“辈”叫什么，父亲那“辈”叫什么，然后你这“辈”叫什么，祖先们都已经拟定好了。我的名字中“耀”就是我这一辈的必用字，父辈的第二字是“宗”，祖父是“光”，我的下代是“显”字辈，再然后是“德”，合起来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就是“光宗耀显德”。有着祖先对后辈的无限希冀。

如今，80、90后父母们给孩子取名，依“辈”分的传统几乎不再沿袭，名字更加多元化、个性化，名字中的文化底蕴、艺术元素更为浓厚，此外，一些醒目、大胆、富有创意的名字也越来越多，重名的概率走低。

如有个名字叫“王者荣耀”，曾在网络上很火。据说取这个名字的孩儿她爸从事IT工作。还有一个名字叫“黄蒲军校”，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父亲姓黄，母亲姓蒲，父母希望她以后能参军。这样的名字琅琅上口，又富含寓意，被重名的可能性极小。还有人取名字因过于个性化，甚至名字里有生僻字，上户口时电脑打不出来，不得不重新取名字。

名字的变化，是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、包容，精神价值追求得以提升的具体表现，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